

母亲的针线筐箩

■崔学政

母亲的衣柜里有一个针线筐箩,已经跟随母亲多年。里面盛着各色小线轴、缠着黑白线的线板、大小不一的缝衣针,还有顶针儿、剪刀、木尺和各色的纽扣。

晚辈们偶有谁的纽扣松了、电动车挡风线的线缝儿开了等,母亲总是笑容可掬地奔向她的针线筐箩。

母亲已经85岁高龄。近几年,她的眼睛花得厉害,就是戴上老花镜也起不了太大作用。做这些简单的针线活,她只凭自己的经验和手感,缝出的针脚依然均匀、细密而瓷实。

母亲的针线庇护、温暖着我们兄妹四人长大成人。我们的孩子们的棉衣、鞋子,母亲也总是亲自动手。母亲总是说:“自个儿做的棉衣比买的可身、暖和,自个儿做的鞋子比买的舒适,而且不磨脚。”

无论单衣、棉衣,母亲不仅会缝,还会裁。做棉衣前,母亲先用尺子仔细地量体,成衣后要试穿,不合适的地方

进行收放调整,最后的成衣合身得体。有时,母亲也把旧衣料进行翻改,做出的衣服也像新的一样平整。

母亲会做各式的鞋:婴幼儿的软底小鞋、虎头鞋,儿童的割花鞋,成年人的方口鞋以及棉靴。母亲只要看到外面有新样式,就能自己比划着剪出鞋样儿。

她做的鞋,远观周正匀称,近看鞋面顺畅,针脚均匀含而不露,鞋底、鞋帮尺寸吻合,且连接处自然结实。母亲做的鞋,都是根据孩子们的脚型、肥瘦量身定做,不仅穿上舒适,还特别跟脚。如果有点小误差,母亲就会往鞋里打鞋楦时,用增减木楔或碎布的办法矫正过来。

母亲的一手好针线在四邻八舍小有名气,常有邻里的婶子、大娘来找母亲讨鞋样或求指导,母亲总是乐此不疲,全力以赴。

后来,我们兄妹相继成家,有了孩子,母亲又为孙辈们做起了针线活。外

人看到孩子们穿着平整、漂亮的手工鞋,一准说这鞋做得真好,接着就问是谁做的,最后就是羡慕地啧啧称赞。

让人称赞的针线活,不仅体现着母亲的心灵手巧,更多的是那艰苦岁月里母亲巨大而艰辛的付出。

我们兄弟俩相继出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,针线活是母亲抽时间做的。一年中,春夏秋三季,母亲都要下地劳动。即使下地,她也会捎上鞋底,利用中间休息时纳鞋底。母亲顾不上白天下地的劳累,晚上回家还继续做针线活。尤其冬季夜长的时候,小煤油灯旁,母亲或纺线穗,或缝制衣服……常常熬到深夜。

母亲用针线缝连着一家人的温暖,缝连着过往岁月里的艰辛与美好……这一切,都盛在母亲的针线筐箩里。

岁月沧桑,记忆不老,慈母之恩,何以报?唯愿陪伴耄耋之年的母亲,多享些新时代富足生活的幸福,慢慢老……

烟火人间

人生百味

菊香如故

■郑晓红



雾真大,整个世界蒙上了一层灰色。推开家门,客厅盛开的菊花让人眼前一亮。我径直过去俯身轻抚它,那淡淡的清香,让我不禁想起了那个冬天。

那日格外阴冷,表大伯蹬了十多里地的三轮车来送菊花。五彩缤纷的菊花煞是好看,给屋子增添了勃勃生气。父亲说:“这么冷还来送花。”大伯说:“菊花开得正好,今年我多栽了几个品种,给喜欢的亲戚朋友分分。”

大伯性情质朴、淡泊名利,用“人淡如菊”来形容再合适不过。他教书几十年,退休后除了看书、练书法外,最大的兴趣就是种花了。大伯家西跨院的大棚里,即使在冬天,也总能看到花影簇簇。光菊花就有100多盆,种类繁多,五颜六色,每一棵都十分水灵。我不禁感叹大伯侍弄它们得有多辛苦,但他却沉醉在养花人独有的乐趣之中。

大伯说,原本他拉了8盆不同品种的菊花,可半路上遇到一个环卫工人,直夸花美,想买一盆。听大伯说不卖,便遗憾地说:“我母亲最喜欢菊花,可我总没空去买。看您的花这么水灵,就特想买一盆,贵点也行。”大伯一听,爽快应允:“这样啊,那你拿一盆吧,尽管挑。”那人感激得想要付钱,可大伯坚持不收。

我随口问道:“给的什么颜色的?”大伯说:“中间是灰色,外面略带粉红色。”我下意识地问:“不会是上次那个新品种吧?尺把高,只有两棵?”大伯说:“对,就是它。”我说:“那颜色多稀有啊,随便给一盆不就行了吗?”大伯笑了:“我分栽了几盆,只是株还小呢。你要喜欢,回头我把家里那棵送你。”我连忙婉拒,大伯又说:“我见她孝顺,而且她不拣最鲜艳的,而是挑了一盆最小但颜色不常见的,可见是个爱花、懂花的人。遇到会赏之人,再好的花给着也不心疼啊。”

大伯说:“花再美,也只开一时。有的人或许只在它开得最旺盛时欣赏,日子久了,恐怕就会任其凋谢。而真正懂花的人则会精心照料,想办法延长它的寿命,体会个中乐趣。正如人的一生中,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。但真能遇到懂自己的人,也着实不容易。一旦遇到,一定要好好珍惜,不要等失去才空留遗憾。”

后来,大伯在菊花盛开的时节去世了。他的一生热诚而淡然,如菊般明朗盛开、悄然离去,留下一世的冷冷香气。

空气中传来幽香阵阵,在盛开的菊簇间,我仿佛又看到大伯弯腰侍弄花的身影,似乎从未离开。

人生感悟

同学聚会

■高立树

远在外地工作和生活的同学回家探亲,提议搞一次同学聚会,大家欣然应允。

包房中,早来的同学三三两两坐在一起,有说有笑。突然,响起“咚咚”的敲门声,门被轻轻推开一道缝隙。小林探头向里张望,扫视过一遍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和面孔后,便闪身挤了进来,略带生怯和欣喜地与同学们一一握手寒暄。

有的同学的名字因为时间久远已经记不清楚,想了半天终于恍然想起。于是,彼此“啪”地拍一下对方肩膀,立刻熟悉起来,笑声弥漫在整个房间。

人员到齐,同学们依次落座,聚会正式开始。男女同学分桌而坐,男生们谈笑风生,无论谈及曾经的校园生活还是如今的工作,最后都在一杯杯酒中幻化成对过往的留恋和对未来的期待。女生们喝着饮料,聊着各自的生活,以及老公和孩子。

当年,最爱笑的高燕向邻桌的男生们投去几缕目光,毫不避讳地说,

张岩经过时光的洗礼依然那么的帅气。一桌女生便哄然而笑。邻桌的张岩不明就里,却极其配合地举起酒杯非常绅士地一饮而尽,一如高中时的洒脱,仿佛岁月不曾从其身边流过。

喝着喝着,聊着聊着,久别的生疏渐渐淡去,取而代之的是曾经的熟稔。

席间得知,有的同学在公司任会计主管,有的同学凭着一技之长做了老板,有的同学则在政府部门谋得一席之地……每个人都在快乐地忙碌着、努力着、奋斗着。谈及曾经高中三年的读书时光,空气中弥漫着怀旧的味道。

窗外,匆匆而过的人流和繁忙的车流意味着别离。同学们一个个地开始离场,包房中的人越来越少,声音越来越稀,原本热闹的房间渐渐地安静下来。

一次同学聚会,让我们重温了旧日时光,菁菁校园承载的那段青春岁月,在每个人心中变得愈发清晰和明朗。



花开诗旅

月光

■尚庆海

田野的虫鸣
在月夜里分外动听
我聆听着
月光触摸窗棂的声音入梦

月光喂饱了乡村的夜
我无数次跑到院子里
跑到村外
跑到寂寥的田野边缘
和月光近距离接触

离开家乡的前夜
我打开我身体
像收纳行李一样
尽可能地容纳家乡的月光

我相信家乡的月光
能在我未来的日子里
像父母种植的粮食一样
滋养我的肠胃
温暖我未卜的前途

【雪之韵】

冬季来临,飞雪飘落大江南北。雪,作为一种自然物象,风韵与品格被人们所喜爱并颂扬。它是水的另一种形态,具有水的滋润万物的特性,却又不像水那样,只往低处流。它既飘洒山岗,也飞落沟壑。雪之韵,万般风情,曼妙迷醉。

——童如珍

【老柿子】

老柿子静静地挂在枝头,冬日的寒风不停地吹着它。它依然挂在那里,没有坠落。一阵又一阵寒风吹过,它随风飘摇,一切都是那样从容。它被秋天遗忘,在寒风里,像是一团火,把萧瑟而灰暗的冬天点缀得无比生动而妩媚。

——吴吴军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初冬】

初冬的韵味,在一片片巴掌大火红色枫叶上渲染,在一枚枚如扇子的金黄色银杏叶上闪耀,在一条条缓缓流淌的小河中吟唱……初冬的韵味,值得好好欣赏,细细品味。沉浸在初冬的韵味里,就犹如饮了一杯上等的酒,那滋味儿——醇厚而悠长。

——刘代领